

连哄带骗让参团游客不断花钱 “低价游”成了“购物游”“低质游”

近日,海南海口一名网友发布视频称自己的母亲执意要参加一个老年旅游团,40元游桂林4天3夜还包吃包住,自己劝诫还被说“不正常”。这件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7月16日,桂林市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称,涉事地接社桂林美好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涉嫌组织不合理“低价游”,地接社导游李某、黄某涉嫌向旅游者虚假宣传兜售物品,已立案调查,将依法严肃处理。同时,通报中提到涉事组团社为海南佰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7月17日,海南省旅游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通报调查结果:海南佰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在此次组织旅游活动之前,已被吊销旅行社业务许可证,涉嫌非法擅自从事旅行社业务。后续将根据《海南经济特区旅行社管理规定》等,对该公司及相关负责人立案查处,从严从快处罚。

正值暑期,多地迎来旅游高峰期,不合理“低价游”乱象随之而来。记者注意到,在上述海南海口某网友发布的视频中,有不少网友评论称自己参加“低价游”时被强制购物:有人报了“280元琼海到三亚”的旅游团,最后买了2万元鱼油;有人参加“50元旅游团”,花1万多元买了一床蚕丝被;还有人吐槽“‘低价游’成了购物游、‘低质游’”……

不合理“低价游”缘何屡禁不止?又该如何根治这一乱象?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低价游”变成“购物游” 连哄带骗诱导消费

7月初,来自重庆的东先生报名参加“湖北恩施5天4晚跟团游”,4个大人2个小孩只需3560元(不含往返费用,食宿、门票等全包)。因为价格太低,东先生担心有猫腻,便询问销售缘由,对方回复“湖北当地政府补贴,只需去一个购物超市,待够时间就出来,不强制购物”。

结果到了恩施第一天,东先生就被要求签订旅游协议,购买旅游意外险,每人300元,景区“必消项目”每人280元;第二天,东先生一家又被要求交纳“二消项目”(非景区必消)465元;第三天至第五天,他们被拉去购买朱砂、玉石、玉佩、茶叶、银饰等,花了数千元。

“每天只要坐上大巴车,就要面对导游的推销,还不让我们在车上睡觉,说这是对导游的不尊重。”东先生吐糟道。

一直关注旅游市场乱象的某平台博主“辉哥”体验过多个低价团。他分析说,不合理“低价游”的逻辑不是让每个人都能出行旅游,而是通过连哄带骗让参团的游客不断花钱。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低



价团的盈利主要来源于强制购物和隐性消费。旅行社与商家合作,通过带游客到指定店铺购物,从中抽取高额回扣。导游往往会施加压力,诱导甚至强迫游客购买高价商品。此外,低价团行程中常会出现一些看似自愿参加的自费项目,如景区内的电瓶车、游船、表演等,实则为变相的二次收费。如果游客不参加,导游就以可能影响整个团队的行程进度为由迫使其买单。

虚假宣传兜售产品 涉嫌违反多重规定

广东省律师协会会展与旅游法律事务委员会主任尹玉认为,旅行社以低价为噱头吸引游客,实际服务与宣传严重

不符,存在误导消费者的嫌疑,违反了广告法相关规定和商业活动中的诚信原则,同时也违反了民法典中关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义务的规定。低价诱导、强制消费的模式扰乱了正常的旅游市场秩序,对合规经营的旅行社造成不公平竞争,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经营者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旅游者同意或要求购物,到哪里购物、次数多少等也应由旅游者自己选择。如果请导游带领,导游应当把游客领到正规商店,且不能带游客到我国法律禁止的色情场所、赌博场所等区域参加自费项目,否则也要被追究责任。”尹玉说。

9个小窗口呈九宫格排列,年轻人依次上麦开视频自我介绍…… 直播间里的“相亲局”

很少有人知道医学生黄文艺的另一重身份——直播间里的“赛博红娘”(在虚拟直播领域,主播通过互动帮助观众找到合适的伴侣,被称为“赛博红娘”)。

在黄文艺的相亲直播间里,9个小窗口呈九宫格排列,年轻人依次上麦开视频自我介绍,包括年龄、身高、体重、地区、兴趣爱好等。有明确相亲目标的人会直言自己的择偶标准,有人还会向心动嘉宾表白。

从红娘到参与者几乎全是90后、95后甚至00后,这种派对房形式的相亲直播间被称为线上交友的“直播进阶版”。

有人相亲 有人追求情感慰藉

90后李莎最近就在霍妮的相亲直播间成功找到了男朋友。今年5月份,李莎无意间刷到了相亲直播间。“不像线下相亲要花费很多精力见面,在相亲直播间我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参与,比如睡前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我还可以在直播间‘潜水’观察,从一些细节去推断上麦的人是怎样的性格。”

当谨慎的李莎在直播间“潜水”时,男生闻道一无意中碰到相亲直播间的上麦按钮并成功连麦。原本打算退出的他在直播间小伙伴们的挽留下,作起了自我介绍,“在国外读博,平时喜欢打猎,追求刺激冒险的生活”,这一下就引起了喜欢潜水探索未



知的李莎的兴趣。

之后,闻道一多次上麦分享他的生活、爱好,李莎决定“出击”,她联络直播间里相熟的姐妹帮她助攻,并主动上麦表白心意。出于共同的爱好、兴趣、价值观,两个人第一次私聊就聊到了次日清晨6点。互相了解一段时间后,李莎趁假期前往闻道一留学的国家见面,很快两人便确定恋爱关系。

00后王冰冰蹲了3个月,最终成为直播间的“气氛组”。

在蹲守的3个月里,王冰冰在相亲直播间里看到,有人表演才艺直播“整活”,弹琴、唱歌、跳舞;有人通过镜头分享所在城市的夜景;有人诉说工作中令人头疼的人际关系;有人谈起过去失败的爱情经历,没有勇气开始新的感情;有人在直播间评论区里分享自己跟女友长达10年的恋爱长跑。

王冰冰说:“相亲直播间像是一个以情感话题为链接聚集年轻人的空间。除了相亲以外,这里还为许多人提供了情绪价值。”

年轻人不同的 婚恋困境

黄文艺总结了直播间里的三类用户,“一是平时工作忙,交友渠道窄,来直播间拓展交友圈、寻求恋爱机会;二是拒绝传统相亲方式,拒绝通过物质条件配对,追求真实情感交流的用户;三是并不急于恋爱,只是将直播间作为调节生活、打发时间的工具。”

苏木陈便是活跃在黄文艺直播间里的第一类用户,“我是被逼急了才上直播间开麦相亲的”。32岁的苏木陈,平时生活两点一线,社交圈很窄,很难遇到合适的女孩子。第一次刷到相亲直播间时,他觉得这是一个展示自己、认识新人的好机会,纠结了10多分钟后他决定上麦,“朋友说我性格直,不会跟女孩子聊天,那我索性就上麦试试”。

对于线下婚介所,苏木陈更是连连摇头。“除了过于重视物质条件的匹配之外,线下婚介所

推荐的异性也并不容易交流。”他说,“很多人能拖到去婚介所里找对象,一是年纪比较大但自身条件很好,对对方的要求也高,挑剔些;二是对自己定位不清晰,择偶标准听着跟许愿似的,觉得对方不够格。”

距离亲密关系 始终差一步

原本独自在海外生活的王乐宁只要一有时间便会举手上麦,每次都会有女生主动私信他。可慢慢地王乐宁发现,“相亲直播间能帮我更快更多地去筛选、匹配,实名认证、露脸连麦会让互联网交友变得没那么虚拟,但距离建立亲密关系还总是差最重要的一步。”他继续解释,“回到一对一聊天模式后,两个人没有共同话题、共同经历,跟在交友软件中遇到的难题一样,很难建立一段真实稳定的关系。对我而言,长久稳定的亲密关系需要线下磨合。”

除此之外,相亲直播间里的年轻人虽然排斥物质条件的单纯匹配,追求情感共鸣,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完全摆脱“门当户对”观念的限制。

“距离等现实问题常常也会纳入考虑范畴。”黄文艺告诉记者,她曾在直播间遇到心动的男生,两人交流许久后,目前依然还是朋友。“我俩不在同一个地方,我在上学,对方也有工作要忙,不同频的现实让两个人都缺少线下奔赴的勇气。”

细化标准加大处罚 完善资质审查机制

近年来,多地旅游行业协会都发布了旅游线路产品诚信指导价,以此提醒游客。

平台也积极采取措施。今年6月以来,抖音平台针对模糊加价、不合理低价商品进行排查,累计处置556个问题商品。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法学会旅游法研究会理事董媛媛认为,不合理“低价游”乱象频发的原因,主要是监管力度不够、“低价游”市场盈利高于违法成本、消费者不顾旅游产品成本一味追求低价等。

在尹玉看来,根治不合理“低价游”问题,关键在于细化“低价游”的认定标准和处罚细则,明确旅行社、导游、商家等各方在“低价游”中的法律责任,为治理工作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法律依据。市场监管部门定期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对“低价游”涉及的虚假宣传、强制购物、隐性消费等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提高违法成本。

他认为,电商平台应切实履行对旅行社和旅游产品的审核义务,建立严格的资质审查和产品上架机制。对于发布虚假“低价游”信息的商家,平台应依据法律规定及时下架产品,并对其进行处罚,同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据《法治日报》

年轻人期待爱情 却也保持清醒

最令年轻人头疼的是“过度曝光隐私而带来的困扰”。王冰冰和李莎在上麦期间时常会遭到私信骚扰。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王冰冰都会请求对方到直播间上麦交流,“如果对方不敢上麦,却一直频繁向你发私信,试探你,那八成不是以恋爱为目的的,也许是為了釣魚或是跟更多的人约会。”

李莎说,“直播间里隐藏的最大风险便是‘暗箱操作’。去私信直播间上麦的人,有可能同时跟七八个人聊天,这些行为很难被发现。”

在直播间交流时,王冰冰提醒大家脑子里也应该有一根隐私安全线,过于隐私的信息千万不能讲。李莎则建议如果无法判断对方是否真诚,不妨把认识的脚步放慢,把了解的战线拉长。

期待爱情,却也独立清醒,是黄文艺对相亲直播间用户的评价。做“赛博红娘”半年以来,黄文艺在直播间里见证了很多爱情。“但直播间给我最大的启发,不是我要谈一个非常厉害的对象,而是我应该成为更厉害的人。让自己经济独立、精神独立后再去谈对象,那时的选择才会更加自由。”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霍妮、苏木陈、王冰冰、李莎、闻道一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